

香港翻譯學會 會務報告 1991—1992

一九九一年，正值香港翻譯學會創會二十周年紀念。我會特為此舉辦一連串慶祝項目，並藉此籌募一筆史無前例的翻譯基金，以推廣各種有意義的翻譯活動。

首先將去年度舉辦的各項例常活動，簡述如下。

執委會

值此會務繁重的一年，執委會共召開正會議七次，其他有關二十周年活動的各小組會議，不計其數，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席	：金聖華
副主席	：李勉民
秘書	：何信勤
副秘書	：區劍龍
司庫	：張燕萍
編輯	：黃邦傑
出版	：羅志傑
專業發展	：丁紹源
公關	：陳嘉維
委員	：孫述憲
顧問	：賴恬昌 劉靖之

會員

去年一年，由於本會推行之各項活動，深獲社會人士重視，因此學會聲譽得以提高，會員人數亦大幅度增加，由去年三月260名左右，增至目前的482名，

計有榮譽會士21名、會士22名、會員408名、學生會員29名、附屬會員2名。

學會自去年十二月起，舉行第一次公開考試以審核入會資格，詳情後列。

午餐例會及茶話會

1991—1992年度，學會共舉行四次午餐演講會，計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師方梓勳博士主講「等值與中國詩的翻譯」（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三日）；國際知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主講「翻譯漫談及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程序」（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劉宓慶先生主講「思維方式、表現方式和翻譯問題」（一九九一年九月廿一日）及上海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陸國強教授主講「從語義角度看翻譯」及陸谷孫教授主講「客觀描述而不是主觀規範——滬版《英漢大詞典》簡介」（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二日）。至於茶話會則於九二年一月十一日舉行。題目為「英漢詞典縱橫談」，由丁紹源、黃邦傑兩位執委主持。並邀請本會執委羅志雄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英文系Dr Andrew Taylor，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劉宓慶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系鄭定歐博士為主構嘉賓。

爲了慶祝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去年特舉辦了以下十項活動：—

- (1) 由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九日——與商務印書館合辦「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展」，在銅鑼灣商務印書館四樓展覽廳展出。由法國領事館文

化參贊杜瑞樂先生以及傅雷次子傅敏主持揭幕儀式。展品由傅敏整理提供，包括許多前所未見的珍貴資料，部份展品並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廳趁音樂會舉辦期間同時展出。

- (2) 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學會與夏威夷大學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合辦國際翻譯研討會——「亞洲太平洋地區翻譯與傳譯研討會」，參加代表共三十九位，來自六個國家，提交論文共二十一篇。我會榮譽會士到會者計有余光中教授、高克毅先生、劉紹銘教授、戈寶權教授、林文月教授及蔡思果先生。
- (3) 十月二十九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辦「傅雷紀念音樂會」，由傅雷長子傅聰專程由倫敦來港鋼琴獨奏，該音樂會有兩重目的：一則紀念譯界楷模傅雷先生在中國譯壇的功績；二則藉此音樂會籌募史無前例的翻譯基金，為推廣翻譯事業而努力。當晚座無虛席，場面感人。除開支後共籌得款項約港幣50萬元。
- (4) 十月三十日假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二十周年慶祝晚宴，筵開16席，會友嘉賓歡聚一堂，當晚一切程序，均在會友吳慧儀領導下，由一大羣核心會員羣策羣力合作，悉心安排，氣氛熱烈而融洽。
- (5) 去年藉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獲得各方捐贈，此處不再細列。但是最大的成就乃獲得朗文（遠東）有限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區永熙先生慨允每年各捐贈獎學金一萬元給予五名本科生及一名研究生。此為本港有史以來第一項為專研翻譯的大學學生而設立的獎學金。
- (6) 去年共出版兩冊專集，十月底出版《翻譯新論集》共504頁、論文37篇；十二月中旬出版《翻譯工作者手冊》全書共440頁。兩本文集均由劉靖之博士擔任編輯工作。
- (7)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本會首次香港翻譯學會入會公開試，及格者可申請為附屬會員，計有118人報考，及格人數11人，及格率為9%。九二年

八月將舉行高級文憑試，及格者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 (8) 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假香港大會堂劇院與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合辦「雙語立法與法律翻譯/編輯」研討會，邀得四位知名學者及專家演講，講題如下：—

論文一 中文法律書籍的編寫
講者 裁判司李宗鏗先生
評論者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顧問（雙語辭典）黃邦傑先生

論文二 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講者 梁定邦大律師
評論員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系講師謝聰先生

論文三 雙語法例的制定
講者 香港政府律政署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嚴元浩先生
評論員 香港翻譯學會執委會委員丁紹源先生

論文四 法律翻譯培訓
講者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系首講師浩景矩博士
評論員 李全德律師

- (9) 本會全力支持香港政務總署及半島青年商會舉辦之「全港青年翻譯及傳譯比賽」。由本會劉靖之博士出任顧問、金聖華專士出任總評判、黃邦傑先生出任副總評判，其他評判包括翻譯組的陳善偉傳士、王宏志博士、區劍龍先生、余丹女士、范文美女士、黃燕堃女士、傳譯組的方蔚芸女士、廖梅姬女士等，均為本會會員。

- (10) 為配合慶祝二十周年，我會六位會員應邀翻譯六位加拿大名詩人作品，刊登於《香港大學》七月號的「加拿大詩專頁」上。六位會員分別為金聖華、黃邦傑、范文美、黃維樑、吳兆朋及張南峯。

以上為去年活動的概略報告，這是令人既緊張又興奮的一年，香港翻譯學會值此二十周年紀念之際，能完成十大活動並獲得多項突破性的成就，全靠各位執委的鼎力合作以及各位會友的熱烈支持，在此謹向

各位致以最深切的謝意。

金聖華

一九九二年二月

會務簡報

一、3月31日學會假座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周年大會，選出92-94屆執委會委員。旋於四月十日召開本屆第一次執委會，根據會章和會務的需要，先由已選出的執委推舉四名會員加入執委會；繼而討論執委的分工和負責的事務，最後選出：

會長：孫述宇 (Alex Sun)

副會長：黃邦傑 (Ian Wong)

秘書：鄧榮煜 (Dominic Tang)

林錦薇 (Jacqueline Lam)

司庫：梁寶珍 (Joanne Leung)

編輯：李勉民 (Lee Mein-Ven)

出版：羅志雄 (Lo chi-hong)

專業：丁紹源 (Samuel Ding)

公關：黃邦傑 (Ian Wong)

委員：金聖華 (Serena Jin)

何信勒 (Ben Ho)

劉靖之 (C.C. Liu)

顧問：賴恬昌 (T.C. Lai)

二、在3月21日的周年大會上，前會長金聖華作了上屆會務總結報告，向會眾重點報告了二十周年的活動和取得的成績，並獲得到會全體會員通過（全文另發，見本刊第1頁）。

三、北京「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來信邀請我會派出三名代表（其中兩名進入中國譯協第三屆全國理事會）前赴北京參加中國譯協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6月11-15日舉行）。副會長黃邦傑已決定赴京參加。

四、翻譯獎學金筆試於4月11日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在信德中心的課室舉行，報名人數共三十二名，是日天雨，入場人數為二十八名，試卷包括中譯英和英譯中各一篇。是日監考為學會的區劍龍、鄧榮煜及黃邦傑三位先生。考試歷時三小時。目前正在判卷。為示公正起見。評判均不是大專院校中人，選出的五名大學肄業生及一名研究生每名可獲獎學金五千元。

鑒於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設立翻譯獎學金，對於推動本港翻譯事業，意義重大，執委會決定隆重其事，將於六月間舉行盛大的授獎儀式。屆時將邀請獎學金捐助人：朗文出版（遠東）有限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歐永熙先生出席頒獎；同時邀請獎學金獲得者所在院系的負責人列席；歡迎報館、電台、電視台的記者前來採訪。

五、本會舉辦的文憑試已於去年十二月由香港考試局主持舉行，當時報考人數為125名，到場者117名，由於這是專業試，要求較高，故只有11名及格，及格者不僅可獲得本會頒發之文憑，而且可成為本會附屬會員。

本會舉辦之高級文憑試將於六月間舉行，仍由香港考試局主持。

考試委員會成員計有劉靖之（主席）、賴恬昌（主考）、Cyril Thomas（秘書）、丁紹源、黎翠珍、Harry Simon、羅志雄、何偉傑、陳善偉、黃邦傑共十人。

六、今年1月11日學會假座尖沙咀海員俱樂部舉行一次名為「英漢詞典縱橫談」的茶話會，主持人為丁紹源先生和黃邦傑先生，嘉賓有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院鄭定歐博士、英文系Dr Andrew Taylor、中文大學翻譯系劉宓慶先生、前商務總編輯羅志雄先生。是日聽眾有一百餘人，除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外，還有本會不少會員，城市理工助理院長鄒嘉彥博士和正在港訪問的著名辭書編譯研究專家陸國強教授和陸谷孫教授也在座，他們兩位還在會上發了言。嘉賓和聽眾提到的問題涉及面頗廣，諸如詞典編譯方向、詞典的類別、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學生）對詞典的要求、詞典編纂和翻譯的實況，詞典例句選用的原則、電子詞典目前的技術問題和發展的潛力等等。

是次茶話會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贊助。

七、又於二月二十二日邀得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陸國強教授和陸谷孫教授出席午餐演講會，他們的講

題分別為「語義宏觀和微觀結構理論在翻譯中的應用」及「客觀描記而不是主觀規範」。對於兩位講者的演說，不少會員認為十分精采。演說全文見本刊第6、8頁。

八、前會長金聖華博士在周年大會上專門向沙濤設計公司尤碧嫻小姐和三聯書店美術編輯黎錦榮先生致謝。尤小姐義務為學會設計了非常有特色的書籤；黎先生為我們設計了大方得體的翻譯文憑。

在去年的二周年會慶的活動中，商務印書館編輯袁志超先生在趕編《翻譯新論集》中付出了辛勤勞動，使精美的《論集》能及時地在此期間送到會員手裏。

劉靖之博士的秘書Jacqueline對在港大召開的國際翻譯研討會的一切雜務都盡心盡力，舉凡外地來的參與者的食宿、文件的打印、午餐及飲品的安排等等，Jacqueline都處理得井井有條，本會願在此致以衷心的謝意。

翻譯專業考試

劉靖之

《譯訊》編輯黃邦傑先生來電，說第三十二期刊登的拙文《二十週年紀念的三項工程：譯文集、研討會、專業試》裏，有關專業試部分過於簡略，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詳細的介紹，讓讀者知道多些細節。在這篇文章裏，我試把學會主辦的翻譯專業考試的來龍去脈詳述一下。

一九八七年度，香港舉行了一個規模盛大的國際翻譯研討會，在我主持的一個專題會議上，香港的會議傳譯專家鄭仰平先生提出：香港的翻譯和傳譯人員迫切需要一個審核專業水平的制度，如公開專業考試。他還着重指出：“香港翻譯學會應該負擔起這個責任，為香港的翻譯和傳譯人員組織審核考試，使這個專業得到社會的承認。”在數百位與會者面前，我

不得不代表香港翻譯學會答應考慮這項建議。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其後也多次有人向學會提出同樣的建議；使學會執行委員會不得不考慮這項建議以及由此而可能產生的變化和影響。

要考慮的問題有二：一、以往入會的形式是先由申請人請兩名正式會員推薦，再經執委會討論批准的。一般人如不認識會員就無法申請。由於當時的會員大都是大專院校的翻譯教師、政府譯員、傳媒界專業人員，會員數目增加較緩慢。如學會通過專業試來作為入會條件，會員的成份便不會過於集中，而且最重要的是，會員的學術水平也會提高，第二個問題是：學會的專業試是純粹的入會資格試抑或是作為一種公開的專業資格？這一點我們在考試委員會上反復

討論，有時則是熱烈的辯論。一方認為學會的能力有限，最好先讓這種專業試作為入會資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另一方則認為香港到目前為止，翻譯和傳譯還沒有像律師、醫師、會計師那樣專業審核試，那麼香港翻譯學會的專業試正好填補這個空白，如鄭仰平先生所提議的那樣。辯論的結果是學會的專業試應作為入會的資格，判卷要求從嚴，寧少勿濫。在這個基礎上，取得經驗，造成聲勢，將來再發展成專業資格審核試，到時水到渠成，必然獲得社會上的承認與支持。

表面看，這決定比起原先的考慮頗有距離，其實兩派意見有分有合，做法上分為兩個階段，最終則殊途同歸。這樣做比較自然，容易得到本會會員和社會人士的認同，實際上許多專業試都是經過這個階段的。

有關專業試的討論前前後後有兩三年之久，適逢學會二十週年紀念，也就加速了此事的進行。一九九〇年執委會委任工作小組，成立之初成員有丁紹源先生、何偉傑先生、Prof Harry Simon、金聖華博士，主席由我本人擔任，秘書是Mr Cyril Thomas。其後陸續增加賴恬昌先生、黃邦傑先生、羅志雄先生、陳善偉博士和黎翠珍女士。這個工作小組於一九九二年一月改組為“考試委員會”。

一年來經過若干次會議討論的結果，考試委員會設計了兩套考試大綱：一、文憑考試，相當於修畢一年翻譯學位或文憑課程的大專學生的程度；二、高級文憑考試，相當於大學學位的專業程度。

文憑考試是一項雙語翻譯技巧的測驗，中譯英和英譯中兩張試卷各佔三小時，其中既考中、英文互譯的準確程度，也顧及對香港、中國和國際方面的知識。及格者可申請為香港翻譯學會附屬會員。

高級文憑考試相當專門，測驗應試者在專業範圍內的知識和翻譯技巧，因此可選擇專業試卷，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科技、傳譯等。

這種設計是有一定原因的：文憑試是為那些年青而缺乏專業訓練和翻譯經驗的考生而設的，他們通過

測試取得經試並了解自己的實力，投考高級專業試。高級專業試則適合有一定根底的翻譯人士以及大學畢業而有意投入這一行業的人士，因為報考高級翻譯試的人，不僅要有翻譯技巧，而且還要有專業知識，使翻譯這一行真正達到專業水準。

我們把學會的專業考試委托香港考試局統籌辦理。第一次文憑考試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報名者達127名，其中有2名獲豁免、8名缺席，最後共有117名參加考試。判卷結果，僅有11名達到標準：A和B級。C級雖然合格，但仍未達到學會的要求。11名即為全部考生的9.2%，及格率相當低。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文憑考試要考的是中、英兩種語文的平均水平，考生之中有一些中譯英水平相當好，但英譯中部份表達很不理想；也有相反的，英譯中較流暢，但中譯英水平偏低。平均分也就達不到A和B級。

對於及格率偏低這一點，考試委員會曾反復討論，一致認為所定標準並不過高；另一方面大家都同意“寧嚴勿鬆”這一原則。以往的會員未經考試那是既定事實；現在入會，既經考試，達到A和B級的標準，要發給文憑，那就要從嚴，要名符其實。只要我們從此保持“寧嚴勿鬆”這一原則，我們經考試的會員就可保持一定的翻譯水平，而我們學會就可保持一定的學術地位，久而久之，就會獲得社會的承認。

高級文憑試將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中舉行，仍由香港考試局統籌辦理。

香港翻譯學會不僅是香港唯一的翻譯和傳譯員的組織，也是中國人社會唯一較具規模和有相當歷史的專業組織。據我們所知，大陸的翻譯工作者協會是團體會員的組織，而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未有這類組織，從這一點來講，香港比大陸和台灣先跨出了一步。

香港也確實需要這種公開專業考試，雖然目前仍然作為學會入會的手續和要求，但持之以恆，行之有效，香港人和香港的機構自然“識貨”。可以期待，香港翻譯學會的專業考試將會自然而然地成為香港翻譯和傳譯人員的審核試。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這兩個公開試的高標準和公正嚴明的原則。

語義宏觀和微觀結構 理論在翻譯中的應用

陸國強

譯文的正確取決於對詞義的判斷和辨析的正確。翻譯家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擬運用語義宏觀和微觀結構理論探討翻譯中的詞義剖析問題。

語義宏觀和微觀結構（semantic macrostructure and microstructure）由荷蘭語言學家 van Dijk 提出，意指篇章（text）的大命題（major proposition）和小命題（minor proposition），用於語段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現借用此理論來進行翻譯研究，語義宏觀結構指的是篇章的全局性指稱意義（global reference），而語義微觀結構指的是篇章的局部性指稱意義（local reference）。具體地說，前者表示語義取向或走勢（semantic trend）；後者表示詞語或句子之間的語義聯繫。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局部與整體的關係。要求得正確的譯文，先得從整體上對詞義作出判斷，把握住一句句子或一段文字總的語義傾向，而不是拘泥於個別詞句的理解。為了達到全局性的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要不受詞語表層意義（即詞典的釋義）的束縛，突破原文句子結構的框架，從邏輯上進行推論，並用規範的本國語進行思考，現試析以下幾段文字：

“Well said:that was laid on with a trowel”這句話引自莎士比亞的作品 AS YOU LIKE IT。一位年輕的譯者根據詞典的釋義把它譯成“說得好：那說得言過其實了。”顯然，這段譯文不合邏輯。譯者受到 lay it on with a trowel（露骨地吹捧；言過其實）的表層意義迷惑而缺乏全局性的詞義判斷。根據邏輯推理，既然“說得好”，就不可能是“其過其實”；從這句話的語義宏觀結構來看，lay it on with a trowel 應作“make a point firmly and clearly”解，所以上面那句話應作：“說得好，斬釘截鐵，毫不含糊！”。

Quick thinking and ready speech carry off a little daring.句中關鍵詞語是 carry off，從邏輯上進行推論，此短語動詞的含義是 excuse 或者 render acceptable，這是根據句子的語義取向而作出的詞義判斷。因此這句話應譯作“思路敏捷又善於辭令，冒險一點也不要緊”。

Jim had such a high opinion of his own abilities that he hardly blinked at the idea of winning first prize.

有人譯作“吉姆認為自己很有能力，所以對贏得頭獎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譯文冗長拖沓，而且未能傳情達意。另一譯者譯作“吉姆自視頗高，甚至認為贏得一等獎不在話下”。這一譯文的高明之處在於判斷詞義時擺脫了原文句子結構的束縛，思路開闊，尋找最佳的語言組合，既從宏觀，也從微觀結構的角度去考慮。

“Will you take advantage of a man's nature to do him out of the price of his own daughter what has brought up and fed and clothed by the sweat of his brow until she's growed big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 to you two gentlemen?”

這段原文摘自蕭伯納《賣花女》（Pygmalia），有人譯為“你總不至於乘人的（好）脾氣來騙我從小辛苦給她吃穿養大到使你們兩位以為有個意思的女兒的身價吧？”

但也有人譯作：“您兩位不致於因為我這人脾氣好就想騙我，趁機貶低我女兒的身價吧？她現在倒是長大成人了，您兩位對她也感興趣；可是，我當初為了把她拉扯大，給她吃，給她穿，不曉得流了多少血汗！”①

對比這兩段譯文，可看出這不是直譯和意譯之間的差別，而是在詞義判斷上水平高低之差異。第二位譯者從語義宏觀結構上判斷詞義，理清了詞語之間的邏輯關係，抓住了篇章的大命題，並根據漢語的習慣表達方式，理順了語義表達的層次，因而譯得通順流暢，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這就叫做語義結構上的宏觀控制。第一段譯文相形見絀。其主要原因是譯者在語義宏觀結構上失控，對詞義的判斷局限在詞語的表層意義和原文的句子形態結構上，因而譯文趨向歐化，讀起來詰屈聱牙。

爲了提高譯文的精確度，除了在語義宏觀結構上判斷詞義之外，還須從語義微觀結構上辨析詞義。語義微觀結構受語義宏觀結構的制約，但是，語義微觀結構上對詞義辨析失誤也會影響到語義宏觀結構上的詞義判斷。因此，有必要在語義微觀結構上探索辨析詞義的途徑。

如上文所述，語義微觀結構指的是詞語之間的語義聯繫，表示局部性指稱意義。在這個語言層次上辨析詞義就是要善於確定詞語的義值（semantic value）。

詞典的釋義爲剖析詞義提供了依據，但是最大的詞典也無法概括詞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出現的語義變化。這種詞義的靈活性體現在義值中。義值指的是詞語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含有的特殊意義，它與詞典的釋義不完全相對應。在翻譯過程中辨析詞義就是要對詞典釋義進行過濾和甄別，善於加以引伸，並能在文字上作變通處理。

① This was an inspired answer to the awkward question.

這是對難題的一個絕妙的回答。

② He is an inspired but pragmatic leader.

他是一位高瞻遠矚而又講究實際的領袖。

例句①中inspired的義值是“既巧妙又正確（clever and accurate）”。此義是從inspired和answer to the awkward question這一組之間的語義聯繫引伸出來的。例句②中inspired的義值受鄰近的詞pragmatic制約，兩者之間又用了轉折詞but，由此

可推測inspired的特殊含義爲“有崇高的理想的；有遠見的”（lofty-minded; visionary）。目前出版的英漢大詞典均未列入inspired一詞的上述釋義。

詞典的釋義是表層意義（surface meaning），義值是深層意義（deep meaning）。表層意義是深層意義的依據，深層意義是表層意義的引伸和發展。透過表層意義分析深層意義就是在語義微觀結構上的詞義辨析。

There is a very real conflict between the values of the police and those of the bohemian marijuana smoker. For whereas the policeman values upright masculinity, deferred gratification, sobriety and respectability, the bohemian embraces values concerned with overt expressivity in behaviour and clothes, and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unrelated to and indeed disdaining-work. The bohemian in fact threatens the reality of the policeman. He lives without work, he pursues pleasure without deferring gratification, he enters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out undergoing the obligations of marriage, he dresses freely in a world where uniformity in clothing is seen as a mark of respec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警察的道德標準同放蕩不羈的大麻吸食者的人生哲學完全是針鋒相對的。警察崇尚正直剛毅、不貪圖一時之快，處事嚴肅認真，爲人正派體面；而放蕩不羈的人則認爲個人的行爲舉止和衣着穿戴均可以隨心所欲，肆無忌憚，另一方面又喜歡尋歡作樂，把工作拋置腦後，甚至不屑一顧。放蕩不羈的人實際上並不把警察放在眼裏。他們要生活可是不幹活；他們追求享樂，可是什麼都貪圖一時之快；他們只管與異性發生關係，可是不願履行結婚的義務；他們在一些需要穿戴整齊以示本人的品格高尚、忠實可靠的地方，衣冠不整。②

上述一段譯文充分說明了判定義值的重要性。只有透徹地理解了詞語在句中隱含的深層意義，才能對表層意義作變通處理。如conflict一詞按詞典作“衝突；抵觸”解，現將a very real conflict譯成“完全

是針鋒相對的”。又如deferred gratification譯成“不貪圖一時之快”相當貼切，雖然與詞典釋義完全不對應；defer原指“推遲”，gratification作“滿足，滿意”解，如果按照詞典的釋義去硬譯，就無法傳達原意。再如sobriety和respectability根據兩個詞的義值分別譯成“處事嚴肅認真”和“為人正派體面”，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譯法，既保持了原意，又使譯文流暢。原文中overt expressivity的詞義難以捉摸。按英漢詞典的釋義，分別作“公開的，明顯的”和“善於表達；表達性”解，顯然這兩個釋義不太適用。從上

下文來分析，overt expressivity (in behaviour and clothes)含有在外表（行為和衣著）上無所顧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穿什麼就穿什麼的意思。這就是這兩個詞的深層意義，與“放蕩不羈”的意義相呼應。

由時間關係和篇幅所限，就此打住，希望有機會再作具體補充，向各位請教。

①摘自黃邦傑著《譯藝譚》，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12月出版。

②譯文由香港翻譯學會黃邦傑先生提供。

客觀描記而不是主觀規範

——《英漢大詞典》編纂方針的確定及其貫徹

陸谷孫

1991年版兩卷本《英漢大詞典》的編纂方針是客觀描述、記錄“真實的英語”（realistic English），而不是對各種活生生的用法作是非規範或優劣判斷。用英文簡言之，就是descriptive rather than prescriptive。

確定這樣的價值取向，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根據。從主觀方面說是編者們，特別是主編本人，既不願意又認定自己不能充當“語言判官”。其中，“不能”的道理顯而易見：英語對於我們畢竟是一門異族外文；“不願”者，則是因為編者們遵奉一種whatever is is的語言哲學，認定凡實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倘改用“真善美”一類的美學用語表述，不妨稱之為whatever is true is beautiful，亦即凡是真實的就是美的。至於客觀方面的根據，那是編者們注意到，六十年代初由韋氏國際大詞典第三版問世而誘發的“描記”與“規範”之爭，到了八十年代已見分曉，大趨勢已明顯朝着客觀描記傾斜。這個結論是在密切注視歐洲和北美辭書學會的學術動向、實地考察近十家英美主要的辭書出版機構並對其不同版本的作品（教學型詞典除外）作了縝密的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的。被考察的作品中有一部美國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的美國傳統詞典，自稱是八十年代美國碩果僅存的規範型案頭詞典，凡收錄有爭議的用

法必先經評判會投票裁決，而評判會成員，包括因發表《嚴謹說來》（Strictly Speaking）等著作而出名的評判會主席Edwin Newman，莫不是主觀規範派中人。而就在這部詞典第二版的complacent條內增收了一個第一版未收的例證，讀作：

Succeeded so often he has never become complacent.有讀者懷疑句首的succeeded是having succeeded之誤，投書去問，編者們以例出actual usage為答。且不去深究此例對或不對以及收入詞典作為規範是否妥適，僅actual usage一語給人啓發良多，使人們認識到，即便是自詡主觀規範派的僅存碩果在實際編寫過程中不時也會向着客觀描記發生態度方面的游移，遑論其他各家了。

定位既畢，就有一個如何在方法論的層面貫徹的問題。譬如說有這麼一組從“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分析完全等值的句子：

(1) The budget was cut and several professors were not renewed.

(2) The budget was cut and several professors were non-renewed.

在主張以“純潔的英語”規範一切的人們看來，第(1)式明豁曉暢，第(2)式則不足為訓，理由是用上了一個非盎格魯——撒克遜源因此是“不純潔的”甚至於“醜陋的”前綴：non-，於義無徵，徒為字綴的濫用推波。相反，從客觀描記的定位出發，首先是認定(1)(2)兩式都是真實又合理的；第二，英語多源是一個歷史使然的客觀存在，若以盎格魯——撒克遜源作為評判標準，豈只non-“醜陋”，連第(1)式也因為出現了用拉丁源前綴re-構成的renewed就已經“不純潔”了；第三，從“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分析，(1)式的not renewed是兩詞雙項(狀語、表語)，而(2)式的non-renewed是單詞單項(表語)，因而，縱然兩式字數完全相等，第(2)式的結構更為簡單，從而可能更適合生活在快節奏之中的現代人的表達習慣；而鑒於non-smoker, non-viewer, non-person, non-hero之類的詞繁衍迅猛，(2)式似更無可厚非了。從上述對比可以看出，客觀描記的方法本質上是紀實和摹真，不是價值判斷，在進行比較的時候，只以客觀的語言事實，包括歷史的和現狀的豐富的語言事實，為唯一的參照標準。

在《英漢大詞典》編寫過程中，客觀描記的基本定位和方法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收詞方面。十數年不間斷、不動搖地注重英語資訊的搜集和積累，不僅從各種英文原版詞典收詞，也從諸如《美國語》、《大西洋》月刊的Word Watch欄、《紐約時報》由William Safire撰稿的“論語言”專欄等資訊渠道搜集第二手英語新詞，更注意從廣泛的閱讀中搜集第一手英語新詞。當然，在另一方面，為避免收詞過於輕率也不是有聞必錄，而是規定只有在五張以上出處各異的資料卡片共為佐證的前提下始可考慮收入一條迄未見於任何一部英文原版詞典的新詞。以下兩例便是這樣的新詞：

hump day 駝峯日(指工作週的中間日，常指星期三)

cocooning(空餘時間不出門旅遊或娛樂，連必需品也多採取郵購方式的)繭式生活，當然，誠如識者所說，一部詞典於出版之日即成明日黃花，要達到字面意義上的up-to-date標準乃是不可能的，兼之我們

搜集的語言素材總量有限，致使像lap-top(膝上微型電腦，仿desk-top而成)、steel-collar(“鋼領”的，指機器人操作工，仿blue-collar, white-collar, pink-collar等而成)之類新詞都因佐證不足只屬偶見而暫未收入。

註音和文法方面。一律採用寬式。所謂寬式註音，對我們來說，除去瓊斯——吉姆森音標標註體系術語的特定含義之外，還包括“常聞兼錄”這麼一層意思。例如，有聲資料顯示相當多的英美人把idea讀作/ai'diə/ (而不是/ɪ'diə/)，把usage讀作/ˈju:s'dʒ/ (而不是/ˈju:z'dʒ/)，我們就惟有一一如實描記。如何規定詞的文法屬性是一個大難題，特別是現代英語中層出不窮的物質名詞(如steel plant中的steel)和抽象名詞(如retirement age中的retirement)用作修飾性定語之後是否已獲得形容詞詞性，以寬式抑或嚴式處理，結果大不一樣。編寫之初曾經有過嚴式處理的構想，亦即凡制定擁有形容詞屬性的詞必須具有可構成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詞法特徵以及既可用作定語又可用作表語的句法功能。實踐之後，發現嚴式構想學究氣過重，貌似嚴密，實則偏狹(例如，若照此辦理，大量如afraid, afloat之類只作表語的詞還算不算形容詞?)，限制客觀描記的自由，這才改而採用寬式。詞的文法屬性的判定還必須基於“真實的英語”，只要言必有據，可以也應該突破窠臼。像美國英語中常見的以sure回應顧客等道謝的用法，多數詞典不予反映，極少數詞典把它歸入sure的副詞範疇。但實際上這用法的sure只能是單詞呼應語，詞匯意義(lexical meaning)極為隱淡，有鑒於此，《英漢大詞典》把這種用法描記於sure的感嘆詞詞性範疇，想來是得當的。

釋文方面。為了緊扣中國讀者的需要盡量客觀又忠實地描記詞義，基本採用找準英漢等值對應語(不妨稱之為translation for equivalents)適當結合逐字翻譯(word-for-word translation)的方法。一般英漢雙解詞典所採取的逐字對譯法，自有其優點，可以使讀者從並列對照中認識豐滿的詞義，但也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對於一部收詞二十萬條的大型詞典來說，篇幅消耗之大不言而喻；更何況絕對的逐字對譯，譬如說把dog拘泥地譯成“一種四足的犬科動物……”而不出現漢語對應字“狗”，是無法想像的。等值對

應適當結合逐字翻譯的釋文可以下面三詞為例：

jailbait… (美俚) 禍水妞兒 (指與之發生性關係即構成強姦幼女罪的未成年性感女子)

Indian hemp… 【植】 夾竹桃麻，加拿大麻 (產於北美，印第安人用其纖維編繩，用其根製藥)

punk rock “鬍客” 搖滾樂 (20世紀70年代後期西方的一種新潮搖滾樂，歌詞頹廢，節奏強烈，演奏風格狂放……【下略】) 釋文的客觀描記表現在人名、地名、歷史事件名等百科性條目中就是只載明事實，不作價值判斷。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諸如Boris Yeltsin和Korean War等條釋文。

釋文還牽涉到一個語域問題。為了比較如實地反映英語詞匯共核域 (common core) 日漸擴大和語域分界綫正在變得模糊的趨勢，我們在使用〈俚〉、〈粗〉、〈俗〉、〈書〉這一類語域標誌略語時非常謹慎，常常是在比較英文原版參考詞典各種迥異的語域標誌之後選定最接近共核域的標誌或零標誌 (即無標誌)。有些英文詞典使用的erroneous標籤，我們則是完全不用的。對於確定某種用法是否專屬美國英語或英國英語，我們基本上倚重“對方”詞典的判斷；資料根據不足時寧可付厥，寧招sin of omission之責，不負sin of commission之咎。

例證方面。例證除了印徵釋義或作為釋義的補充。延伸之外，最重要的功能自然在於語用示範。一部真正側重客觀描記的詞典用於語用示範的例證是不可能貧乏的。前不久在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大意稱：像pleased一詞只介紹接用動詞不定式而不介紹接用with介詞短詞和that從句，應是缺憾。比照《英漢大詞典》pleased條後，是否可以說，即使包容了所有

上述三種用法而未反映接用at和about另外兩個介詞短語的可能，是否也是一種缺憾？除了在語用方面力爭最大限度的豐富，客觀描記“真實的英語”的基本定位使我們得以放手收入相當數量來自第一手資料的例證，而不是一味輾轉搬用洋詞典中的例證。例如，以a (作為不定冠詞) 表示“【用於兩件配對成套的器物或通常一起出現的形象前】一副，一套，一組”的意義時，除去尋常各處疊見不鮮的a knife and fork (一副刀叉) 等例證之外，再收幾個諸如hire a car and driver (租一輛配有司機的汽車)、The painting was of a madonna and child。(畫上畫的是聖母聖嬰)、a hammer and sickle (一幅錘子加鐮刀的圖案) 的“真實英語”的例子，不僅使人耳目一新，對於以例徵義，擴大釋義的內涵和外延，更有明顯的好處。本來，除了徵義或說明語用之外，嚴格地說，不必再設例證，尤其是佔去較多篇幅而語言難點又較分散的例證。但是，也許是因為我們過份執着於“真實的英語”，輕易不肯捨棄辛苦蒐集的資料，《英漢大詞典》中頗有一些純信息性和趣味性的例證。例如，在詞義譯出自明的digital watch條內，收了一個Digital watches have helped change the way of telling time from,say, half past three to three thirty。(數字錶已促使人們改變報時方式，例如不說三點半，而說三點三十分。) 又如在bit條內的習用語the whole bit (全套規定打扮；一應特點) 之後附例：a pipe one never smokes, and that tweed jacket with the elbow patches, and the whole old-fashioned, Ivy League bit (一雙銜在嘴裏擺擺樣子的煙斗、那種肘部打上補釘的粗花呢上衣以及長春藤名牌大學種種老式保守的打扮)。此類編者不肯割愛的例證是否不足為訓，筆者敦請法家批評，但就是這類例證是不是也從一個側面證明，《英漢大詞典》的編者在貫徹客觀描記“真實英語”的編纂方針時確是深深投入的？

譯訊

第三十三期
一九九二年六月

編輯：黃邦傑
承印：美迪植字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
北角工業中心地下B座